

0

引子

我是瞳瞳，我爸爸在北京经营一家旅行社。我喜欢旅游，对北京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大家都叫我北京娃娃。

本来我最爱吃炸酱面了，可是自从遇到他——哈克，我的爱好就改变了。我疯狂地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哈克，但是他这个木头，却执迷于考古事业，一直对我敬而远之。哎，虽然太阳这样明媚，树叶绿得刺人的眼，我却只能坐在旅行社里费尽心机去获得他的爱。

我男友的名字叫哈克，不要小看他哟，他的父亲可是大名鼎鼎的考古学家，他搜集了世界上所有的秘密，哦，是关于世界不解之谜的详细资料。哈克的生活目标就是像他父亲一样做个大学者。

哈克有个最宠爱的小狗，叫杰克，别看它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宠物，它的举止，活像是一个绅士，风度翩翩，彬彬有礼。

生活总不能让人顺心如意，就算我是个非常非常顽皮的女孩子，哈克见到我也不用表现得心惊胆战呀！嘿嘿，是怕我偷吻他吗？最近他在欣赏古玩时，有时也会偷偷地瞟我一眼，是不是爱上我呢？

哈克这会儿正在做什么呢？有没有在想念我，还是在摆弄他的古玩？与其这样坐着浪费时间，不如去看看他。

嘻嘻，再机警的狗儿也有打盹的时候，哈克这会儿没有琢磨古玩，正坐在凉椅上看报纸。给他一个惊喜吧。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我伟大的学者竟然没有发现。嘿嘿，你逃不掉了！

我把他的报纸猛然抽掉，“啊！”他的叫声不能阻止我的嘴压在他湿润的唇上，哈哈，哈克被我吻晕了！我还可以给他做一次人工呼吸吧。

“不要啊，我的报纸！”

哈克惊叫着推开我，“这可是我父亲最宝贵的东西了。”虽然他的声音很响，但我听得出声音里并没有责怪的意思，他被我扰得心烦意乱了。

“有什么好东西？让我也看看吧！”

“西地中海的‘死亡三角区’。”哈克自豪地读出报纸的标题。

“哇，很吸引人的标题哟，你给我讲讲吧。”

我知道一谈起这些，哈克的眼睛都会发亮呢。果然，他眉飞色舞地给我讲了关于“死亡三角区”的故事。

“那是在 1969 年 7 月 30 日，西班牙各家报纸都刊登了一条消息，他们国家的一架‘信天翁’式飞机，29 日 15 点 50 分左右在阿尔沃兰海域失踪。”

“去了哪里呀？”我纳闷地问道。

“别打岔，听我慢慢给你讲。人们得到消息后，立即到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与阿尔梅里亚之间的阿尔沃兰进行搜索。由于那架飞机上的乘员都是西班牙海军的中级军官，中级军官，明白吗？就是上校和中校。”他说着还高傲地扬了扬下巴。

“哦，都是不小的军官呀！”

“所以，军事当局相当重视，动用了十多架飞机和四艘水面舰船。当人们搜寻了很大一片海域后，只找到了失踪飞机上的两把座椅，其余的什么也没发现。

“在这次事故发生前两个月，也就是同年的 5 月 15 日，另一架‘信天翁’式飞机也在同一海域莫名其妙地栽进了大海。

“那次事故发生在晚上 6 点左右，飞机上有 8 名乘务员。据目击者说，那架飞机当时飞行高度很低，驾驶员可能是想强行进行水上降落却没有成功。机长麦克金莱上尉侥幸地活下来了，他当即被送往医院抢救。尽管伤势并不重，但他根本说不清飞机出事的原因。”

“怎么会这样？其他人呢？”我觉得好古怪，机长应该有很清醒的头脑呀。

“人们还在离海岸大约一海里的出事地附近打捞起两名机组人员的尸体。后来几艘军舰和潜水员又仔细搜寻了几天，另外 5 人却始终没找到。

“据非官方透露的消息说，那次飞行本来是派一位名叫博阿多的空军上尉担任机长的，临起飞才决定换上麦克金莱。这样，博阿多有幸躲过了那次灾难。然而好运并没能一直照顾他。时隔两个月，已被获准休假的博阿多再次被派去担任‘信天翁’式飞机的机长。这次，他回不来了。”

“哦，真是不幸！”我装模作样地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把哈克逗笑了。

“这一事实促使人们得出结论说，这是两起一模一样的飞机遇难事故——两架相同类型的飞机，从同一机场起飞，

去执行同一项反潜警戒任务，在同一片海域遇上了相同的灾难。但谁也无法解释，失踪的‘信天翁’式飞机发回的最后呼叫‘我们正朝巨大的太阳飞去’究竟意味着什么。”哈克沉默了。

“太神秘了！那儿还有别的故事吗？”

“还有一个‘四架飞机一起扑向大海’的故事，不过……”哈克一脸得意，打住了话题。

“快讲给我听吧。”我摇着他的胳膊哀求道。

“好，你只要乖乖地听，我有好多故事可以讲给你的。”哈克说完，又继续给我讲故事。

“西地中海‘死亡三角区’的三个顶点，分别是比利牛斯的卡尼古山，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共同接壤的延杜夫，再加上加那利群岛。在这片多灾多难的海域也不断发生着飞机遇难和失踪事件。

“1975年7月11日上午10点多钟，西班牙空军学院的四架‘萨埃塔式’飞机正在进行集结队形的训练飞行。突然一道闪光掠过，紧接着，四架飞机一齐向海面栽了下去。”

“啊？！”我忍不住叫了起来，哈克笑着看了我一眼。

“附近的军舰、渔船以及潜水员们都参加了营救遇难者和打捞飞机的行动。他们很快就找到了5名机组人员的尸体。但是这四架刚刚起飞几分钟的飞机为什么要齐心协力朝大海扑去呢？西班牙军事当局对此没有作任何解释，报界的说法是：‘原因不明’。

“有人作过统计，从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到1969年的20多年的和平时期中，地图上的这个小点上竟发生过11

起空难，229人丧生。飞行员们都特别害怕从这里飞过。他们说，每当飞机经过这里时，飞机上的仪表和无线电都会受到奇怪的干扰，甚至定位系统也常出毛病，以致搞不清自己所处的方位。”

“这个故事我好像听说过，人们把那里称作‘飞机墓地’吧？”

“没错。”哈克看起来真像一位学者呢。

“飞机失事可能是定位系统失灵，导致迷航造成的。那里有没有货轮失踪的事件呀？太阳可以用来做确定方向的参照物，货轮是不会出事的吧？”

“事实并非如此，虽然西地中海面积并不大，与大西洋相比，气候条件也算是够优越的。然而，在这片海域失事的船只一点也不比飞机的数量少。”

“哦，有特别奇特的吗？”

“听说过7具尸体和6个西瓜的故事吗？”他压低了声音，神秘地问。

我摇了摇头。

“那里发生的最早一起船只遇难事件是在1964年的7月，一艘名为‘马埃纳号’的捕龙虾的渔船不幸遇难，有16名渔民丧生。这件事相当奇特，引起了人们各种各样的猜测。但8月8号，西班牙报纸刊登这则消息时却说‘没有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

“为什么呢？”我不解地问。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7月26号22点30分，特纳里岛的一个海岸电台收到从一艘船上发来的一个含糊不清的‘SOS’呼救信号。但它既没有报出自己的船名，也没有说

出它在什么地方。晚上 11 点整，这个电台又收到一个相同的告急信号，以后就什么也听不到了。

“到了第二天上午 10 点 45 分，海岸电台收到另一艘渔船发来的电报，说他们在距离博哈多尔角以北几海里的地方发现了 7 具穿着救生衣的尸体。有人认出他们是‘马埃纳号’上的船员。电文还说，7 具尸体旁边，还浮着一只空油桶和 6 个西瓜，此外什么都没发现。

“为了寻找可能的生还者，海岸电台告知那片海域上的船民让他们也沿着前一只渔船的航线航行。过了一天，一艘渔轮报告说找到 3 具穿救生衣的尸体。几十只船在这里又整整搜寻了 3 天，均一无所获。后来在非洲海边的沙滩上又发现了两个人的尸体。这样一共找到了 12 个人，其余 4 人始终没有下落。

“事后人们提出了许多疑问，比如：在相隔半小时的两次呼救信号中，‘马埃纳号’的船员怎么没能逃生？他们为什么两次都不报出自己的船名和方位？也许那些穿着救生衣的人是被淹死的，可遇难地点离海岸只有 1 海里，为什么船上那些水性娴熟的船员竟连一个也没能游到岸边？”

“那他们会不会是饿死的？”

“小馋猫，就知道吃呀！”哈克点了点我的鼻子说。

“根本不可能，你想一想，最先被捞上来的那 7 名船员在海里顶多呆了 9 个小时，这么短的时间，一般是不大可能饿死人的。”

“会不会是轮船爆炸了，或者遇上了海盗？”我继续猜测。

“你是看小说太多了，哪里来的什么海盗？捞上来的尸体完全没有伤痕，也不可能是爆炸。”他一下子就推翻了我的猜测。

“哈克，你说这些都是真实的事情吗？”

“当然了，我父亲收集的资料怎么会出错呢？”他对我的怀疑有点不高兴了。

“谁会知道这些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小傻瓜，这个问题你可以去问制造了这场灾难的大海呀！”他跟我开起了玩笑。

问大海？我受到了他的一点提示，是呀，我为什么不会问问大海呢？我忽然有个好主意。

“哈克，我想去环游世界，你能和我一起去吗？”

那太危险了，你还是放弃这个可怕的念头吧。再说我也不能去，你知道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看得出来他很难。

“你不去就算了，你知道我父亲是开旅行社的，和各个国家的旅行社也都有业务来往，我去环游世界也不是什么梦想，我一定要去。”

不论做什么事情，我一旦拿定了主意，是没有人可以改变的。我说服了父母，抱着哈克特意送我的小狗杰克，开始了我的世界之旅。

送我走的早晨，天上下起了雨，哈克说：“天为什么会落泪？”我说：“它是在为我们的分别而哭泣。”他笑了，笑容里有没有忧伤？

我说我不喜欢送别，会难过的。他却执意要送我。送我到地铁站，我又送他坐上了回去的电梯，他在我的眼

里渐渐地变小，我的心中忽然有种空荡荡的感觉，好像这个世界只剩下了我。

眼睁睁地看着他转身走出地铁，没有回头，我匆匆地赶到地铁出口，雨中的他小小的身影一转弯便没有了踪迹。

“哈克，等着我回来！”我站在雨中，希望他能听到我内心的声音。

1

挡不住的自绝

我爱哈克，也爱世界上所有的生物。小动物、花儿、小草。我从来也不伤害它们，在贾廷加，发生了一件让我伤心的事情，我忍不住想告诉哈克。

哈克：

听到“落鸟村”这个名字你都会感到很奇怪吧？这个名字用于贾廷加，一点都没有虚夸。

9月10日傍晚时分，一位印度导游带我来到她的家乡印度东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贾廷加。这个小小的村庄四周被一座10公里长、2公里宽的巴顿山环绕。晚霞染红天边，映得山也仿佛罩上了一层薄薄的红纱，炊烟袅袅，孩子们背着书包三五成群地走在田间小路上，老母鸡咯咯地叫着，简直就是一幅趣味横生的田园画。

在这个秋季的夜晚，天上看不见一颗星星，大地沉浸在一片漆黑之中，似乎已沉沉地睡去，阵阵南风吹过山野树林，发出沙沙的声音。突然，在这个小山村里，一束明亮的火把划破了黑夜的静寂，那是人们在寻找丢失的羊，紧接着，一束、两束、上百束的火把点燃起来，顿时，村子里一片通明。

就在这时，奇异的事情发生了，扑喇喇，像是听到了命令，成百成千各种各样的鸟，纷纷从北方朝村里飞来，这些

鸟如征战沙场的勇士，飞进村中就一个劲地往火上扑。有的甚至直往人家有亮光的卧室里钻，他们一碰到火光则像从上下掉落的秤砣，一古脑儿地往下落，大多数鸟落到地上不是当场死亡就是昏迷不醒，也有少数没有死去的鸟，落在屋内。我难过地抚摸着死去的小鸟，又想把活着的鸟儿赶走，但是它们像着了魔一样，赶也赶不走。我拿出粮食来喂它们，它们拒绝吃任何东西，直至最后饿死或被人们抓住杀死。

这就是鸟类自杀的奇观，因为这里常发生鸟类自杀的怪事，因此被称为“落鸟村”。

村里的长者告诉我们，鸟类集体自杀是很久以前在村子里就有的事情了。为了证实鸟儿只是朝亮处飞，并不是村子吸引了它们，1982年，印度林业部门的一些研究人员，在村庄的外面竖起了一座钢塔，并在塔顶上安装了几个高亮度的大灯泡，他们打算等到天黑后突然开亮灯塔上所有的灯，好把贾廷加村庄周围的鸟都吸引过来。然而怎样呢？他们的实验没有成功。他们从开始第一天等起，等了一天又一天，等了一月又一月，始终只有少数几只鸟到灯塔上来，而大部分却仍然像以往那样，一遇到适当条件就不顾一切地飞往贾廷加村里集体自杀。

鸟儿为什么会集体扑向这个小村落的灯火里结束自己的生命呢？真是一个令人难解的谜团。

想念你的瞳瞳

9月10日

哈克小语：

鸟类在贾廷加集体自杀的现象已经引起有关学者的注目。有人认为，鸟类自杀的现象可能与地磁、地心引力和峡谷内的气流、电干扰有关。

巴顿山既然有吸引鸟类的奇异亮光，山中可能蕴藏着丰富的磁铁矿。又因为这个村庄是被巴顿山严密封闭的谷地，磁感特别强。倘若山谷中的断层因地心引力和地磁发生瞬间变化，鸟类神经系统受到干扰，必然从窝中惊醒飞出，在黑暗中瞎飞乱撞；一旦发现山顶有亮光，便向亮处逃命。亮处的磁场更强，势必破坏鸟类体内的“罗盘”，以致它们在村子上空无目标地兜圈子，最终恍恍惚惚掉落到地上。

还是有人提出疑问：磁铁矿不是很容易勘察的吗？世界上磁铁矿多的是，为什么别地没有“落鸟村”？鸟儿住在贾廷加如此不幸，而人类世代居住在贾廷加却为何能够相安无事？因此，“落鸟村”这个怪地至今还是个谜。

2

漂流“变色河”

夏日的阳光总是热情而奔放的，在这样的日子中，我们乘舟远行。在变色河上漂流，真说不出的奇妙。任何快乐我都希望哈克能够分享，于是给他发了E-mail。

哈克：

今天向导带着我沿着西班牙境内的延托河漂流。这真是一条美丽的河，像所有的河流一样，周围生长着长长的芦苇，间或水鸟扑着翅膀从长长的苇叶中惊起。

这条河是绿色的，碧绿的颜色像是画家得意的写生。导游解释说，这是因为这条河流经了一个含有绿色原料的矿区。

我们从上游出发，乘着小木筏，漂流而下，河水也奇妙地变成了翠绿色。原来这部分河水的下方含有硫化铁。

小船顺流而下，漂入谷地，河的周围长满了不知名的野生植物，而河水竟摇身一变，成了棕色和玫瑰色。驾着小舟，领略大自然的奇妙，是一种大都市人永远也体会不到的享受。

我想掬一点水闻一闻有没有玫瑰的香味，不料小木筏太小了，随着我的倾斜，小舟也歪了。扑通，我掉到河里，没有花香，却清凉宜人。我的水性好，天气又热，都不想再回到小舟上了。

小舟随河水漂过一处沙地，几条小河在这儿汇聚到一起，啊，奇异的河水变成了红色。红色的河，像一条红色的丝巾，一直向远方伸展。你能想象得到吗？

这条多姿多彩的河真不愧是名副其实的变色河。那五彩的颜色，是仙女织的锦缎吗？如果你有闲暇时间，不妨到这儿来漂流，一定会让你心旷神怡的。

你的瞳瞳

6 月 30 日

哈克小语：

世界奇妙，无奇不有。各种各样的河流也是地球的一大景观，人们把最不可思议的五条河流称为五大奇河。它们分别是香河、甜河、酸河、墨水河和彩色河。奇异的河流有香有色，让旅游的人们眼界大开。

香河

香河原名勒尼达河，位于西非的安哥拉境内。河流长仅 6 公里。河水香味浓郁，数里之外也能闻到扑鼻异香。

甜河

在希腊半岛北部，有一条奥尔马河，全长 80 多公里。河水甘甜醇口，其甜度可与甘蔗相媲美。地质学家认为，甜河的形成是因为河床的土层中含有很浓的原糖晶体的缘故。

酸河

哥伦比亚东部的普莱斯火山地区，有一条雷欧维拉力河，全长 580 多公里，河水里含硫酸和盐酸，成了名副其实的“酸河”，河水中没有鱼虾，也没有水生植物。

墨水河

在阿尔及利亚，有一条被称为“墨水河”的河流。这条河由两条含有墨水成分的小河汇集而成，当两条河水汇流在一起后便化合成了墨水。

3

冒险“地下王国”

科幻小说总是夹杂着一些现实的蛛丝马迹，我在地下王国的奇遇有些像梦，更像是在科幻小说中遨游了一翻。哈克最喜欢这些奇闻轶事，我要把我的经历发送给他。

哈克：

你好！最近好吗？有没有想我呀？

我这段日子迷上了科幻小说，就连睡觉也舍不得放下呢。“这片海水一望无际。澎湃的波浪拍打着起伏曲折的海岸，金黄色的沙滩下满是小贝壳。波浪互相撞击着，在这四周都被围住的空间里发出了响亮的回声，阵阵和风把柔软的泡沫吹到我的脸上。微微倾斜的海滩上，竖立着巨大的岩壁，根本看不到顶端；却一直延伸到海内，形成了被碎浪的牙齿啮嚼着的岬和海角。这是个真正的海。”

读着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我进入了梦乡。睡梦中我也跟随黎登布洛克教授来到了地球的中心，看到水面上浮起了像小岛一样的巨大象龟；在昏暗的海岸上，巨大的乳齿象摇晃着它的身躯，用它的长牙撞击着岩石；大懒兽蜷缩着四肢在地上掘土，它的咆哮激荡起回声；翼手龙用长着翅膀的爪子，像只大蝙蝠那样在稠密的空气里飞翔。比食火鸡还强有力，比鸵鸟更大的巨鸟展开宽大的翅膀，用头撞击着花岗岩的顶面。一只古猿用它的利爪来撕扯我的耳朵了。

“啊！救命呀！”我被噩梦惊醒了。年轻的探险家派德正拽着我的耳朵叫我起床。今天是我们一起飞越北极的日子。

乘着小型直升机向下观望，一望无际的雪原、坚冰覆盖着的曲折蜿蜒的海岸线、寂寞的北极熊、祖祖辈辈坚守在这里的爱斯基摩人，这里就是北极，人类文明的禁区，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创作被保留的最原始的一块地方。

坐在飞机上，我兴奋异常。

“啊！那是什么？”一个入口像打开地球的一扇门呈现在我们眼前。

“难道真是那个孔？”派德一边驾驶飞机一边说。

“你说什么？”我大声问他。

“美国人造卫星‘查理’七号飞经北极圈拍摄时，在底片上显现北极地带有一个孔，我推测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个入口。”

“哦，那我们进去看看吗？”我瞪大了眼睛提议。

“当然了，为什么不呢？”

我们的飞机径直进入地球内部，啊，这不正是《地球游记》中的场景吗？许多奇异的植物，美丽炫目的湖泊和各种各样的地面上早已绝迹的动物，真是地球内部的一个世外桃源！

从那里出来，我像刚刚从梦中醒来，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史料记载，自哺乳动物诞生至今，地球上从未发生过全球性的灾难，那么那些掌握着并不低于现代文明的远古智慧的人们究竟到哪里去了呢？难道他们因地球气候局部的恶变或其他什么原因而转入地下了？

我再也没有心思欣赏眼前的北极美景，思绪依然停留在地下的王国中。派德看我神思恍惚，就把他多年来搜集的一些关于地下王国的资料送给了我。这些资料更让我大开眼界。

1940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卡斯特山脉中一个叫布朗的采矿者，发现一处类似巨人住的人工地道。洞穴中有用巨大铜锁锁住的巨大房舍，墙壁间有黄金铸成的盾和从未见过的物品，墙壁上还画着奇怪的图画和文字。

这个地道中的巨人是什么样子？和《地球游记》中记载的身高 20 多英尺，脑袋像水牛的头一样大吗？有铜锁，说明冶金业很发达了。这些图画代表什么？这些文字又是什么意思呢？有文字，应该是文明的人类吧？

我联想到许多书中关于这方面的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上士希伯在缅甸的一次战斗中与战友失散被遗留在森林中。有一天，他无意中发现一处被巨石隐蔽的洞口。希伯冒险进入洞内，竟然发现里面被人工光源照得亮如白昼，俨然是一处庞大的地下城市。希伯正看得惊迷时，突然被抓住，一关就是 4 年，后来他寻找机会拼命逃出。据他说这个地下王国通向地面的隧道有 7 条，分别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开有秘密出入口。抓住他的会是什么样的人呢？这座地下城市究竟什么样呢？书中没有介绍，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进入的这个人口会不会也是其中的一个呢？

1968 年 1 月，美国 TG 石油公司勘探队在土耳其西方大洞穴地下 270 米的地方，发现地底深邃的岩盘隧道，洞内高约 4~5 米，洞壁洞顶光滑明亮，显然为人工磨成。洞内到